



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暴力侵害妇女、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拉希达·曼朱 的报告* **

内容提要

本专题报告所述系与女性性别相关的杀戮问题。与性别相关的杀戮，绝非一种新形式的暴力，而是侵害妇女现行暴力形式的极端表现。这种杀戮绝非突发和出乎预料的偶发事件，而是持续遭受暴力迫害过程中蒙受的终极暴力行为。妇女长期饱受暴力之害，在基于性别歧视和威胁环境下，处于“死囚牢笼，担心随时可能被处死”，过着在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

全球各种形式与性别相关杀戮行为的表现猖獗，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由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深植因素，这些表现形式，仍得以接受、容忍，乃至“合理之举”——不予追究，已成常规。各国面对杀戮妇女问题，基本上未能恪尽职守，履行增进和保护妇女权利职责的义务。

* 脚注不译，原文照发。

** 迟交。

目录

	段次	页次
一. 导言	1	3
二. 活动情况	2-13	3
A. 国别走访	2-3	3
B. 函文和新闻发布	4-5	3
C. 大会和妇女地位委员会	6-9	3
D. 其他活动	10-13	4
三. 与妇女性别相关的杀戮	14-81	4
A. 术语概念的演变	20-28	6
B. 全球趋势和表现形式	29-81	8
四. 国际和国内发展动态	82-102	24
A. 国际人权法及法理	82-93	24
B. 某些国家实践	94-102	27
五. 结论和建议	103-116	30

一. 导言

1. 本文系暴力侵害妇女、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拉希达·曼朱，自 2009 年 6 月被任命以来，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16/7 号决议，提交理事会的第三次专题报告。第二章概述了特别报告员自她上次提交理事会的报告以来，直至 2012 年 3 月 20 日的活动情况。第三章至第五章阐述了与妇女性别相关的杀戮问题。

二. 活动情况

A. 国别访问

2. 本报告审查所涉期间，特别报告员要求获得前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印度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走访的邀请。同时还重申了先前向孟加拉国、尼泊尔、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津巴布韦政府提出的走访要求。

3. 2011 年 11 月 11 日至 24 日，特别报告员走访了约旦(见 A/HRC/20/16/Add.1)；2012 年 1 月 15 日至 26 日走访了意大利(A/HRC/20/16/Add.2)；和 2011 年 12 月 9 日至 16 日走访了索马里(A/HRC/20/16/Add.3)。此外，2012 年 3 月 12 日至 16 日，她走访了所罗门群岛和 2012 年 3 月 18 日至 26 日走访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特别报告员谨感谢那些答复同意她走访要求的各国政府，并促请尚未回复的各国政府同意走访请求。

B. 函文和新闻发布

4. 本报告审查所涉期间，向各国政府发送的函文(见，联合来文报告，A/HRC/20/30)涉及一系列广泛问题，反映出与侵害妇女暴力及其根源和后果相关的不平等和歧视形态。这些包括：任意拘留；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即决处决和法外处决；性暴力，包括强奸、性虐待和性剥削行为，以及出于歧视原因，侵害妇女的其它暴力形式。

5. 特别报告员个人或与其他任务负责人联合举行了无数次新闻发布。

C. 大会和妇女地位委员会

6. 2011 年 10 月，特别报告员向大会递交了她的首次书面报告(A/66/215)。报告概要阐明了任务工作和主要调查结果，以及拟继续辨明的各种挑战。

7. 特别报告员的报告阐述了任务如何就侵害妇女暴力问题从下述四个主要方面展开剖析：家庭暴力、族群暴力、国家所犯或默许的暴力，以及跨国界域的暴力。然后，她分析阐明，国家依据国际人权法有义务防范并应对一切侵害妇女的暴力行为。

8. 特别报告员辩称，各国必须恪尽职守，履行所负义务，铲除导致侵害妇女暴力的结构性根源。为此，各国应考虑到妇女蒙受的多种形式暴力和所遭遇的不同类型歧视，以采取多层面的战略，有效防止和遏制这种暴力行为。她最后说，报告提出要采取统观全局的方针，搞清楚并解决歧视和暴力侵害妇女问题。

9. 2012 年 2 月 29 日，特别报告员向妇女地位问题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书面论述，她着重指出必须确保乡村妇女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参与，并赋予其权能。

D. 其他活动

10. 2011 年 6 月，特别报告员出席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磋商会议，同与会欧洲民间社会组织，包括欧洲有关侵害妇女暴力问题观察员机构举行了商讨。

11. 2011 年 10 月 12 日，特别报告员在纽约召集了一次专家小组会议，会议向她通报了与妇女性别相关的杀戮问题专题报告。会议汇集了来自学术界、民间社会组织和联合国各机构和组织的 25 位具有研究侵害妇女暴力问题方面技术和实践经验的专家。

12. 2011 年 7 月 18 日，特别报告员出席了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纽约举行的一次一般性讨论会，探讨了在冲突期间与冲突过后，如何保护妇女人权的问题。特别报告员还与委员会举行了双边会晤，以期加强任务双方的合作关系。

13. 特别报告员还作为主要发言者出席了无数次国际会议，除其它外，包括 2011 年 9 月在巴基斯坦举行的南亚会议，题为：“索回空间——从受害者到维权机构：国家和民间社会应对侵害妇女暴力的举措”；2011 年 10 月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妇女创建和平会议”；以及 2011 年 10 月在柏林举行的“增强女孩权利世界大会”。

三. 与妇女性别相关的杀戮

14. 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阐述了与妇女性别相关的杀戮问题，不论是发生在家庭内还是族群之间，或是由国家所犯或默许的杀戮行为。纵观全球，杀戮妇女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比比皆是，然而，对杀戮妇女行为无人追查罪责却已成定式。那些杀戮女性、谋害妇女、出于维护“声誉”的杀戮和激情犯罪等诸如此类的术语均用于界定杀戮女性的行为。

15. 与性别相关的杀戮绝非新形式的暴力，系为各种现行侵害妇女暴力的极端表现方式。这类杀戮行为绝非突发和出乎预料的偶发事件，而是遭持续暴力迫害过程中经受的终极暴力行为。妇女长期饱受暴力之害，在基于性别歧视和威胁环境下，置身于“死囚牢笼，担心随时可能被处死”，过着在惶惶不可终日的生

活。¹这就造成了无法求生的结果，成为一旦致命的一击最终来临时，即成为死亡进程的一个重大组成部分。²这绝不是为了偶尔或个别的目的，这种暴力遵循的是一条体制性的逻辑“拟划定和维持种族、性别、性特征和阶层之间社会等级高低差别的关系，由此使得遭排斥族群长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³

16. 这种杀戮虽可能系由某些特定的罪犯主动或直接行凶所致，然而，这些也可能是被动或间接犯下的凶案。直接杀害类别包括：因亲密伴侣之间暴力杀戮；与灭妖杀巫相关的杀戮；与维护“声誉”相关的杀戮；与武装冲突相关的杀戮；因嫁妆引起的杀戮、与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相关的杀戮，和族裔与土著身份相关的杀戮酿成的凶案。间接的后果包括：因劣质或地下堕胎手术生造成的死亡；孕妇死亡；有害习俗造成的死亡；与贩毒、有组织犯罪和团伙活动相关的死亡；仅仅因忽视、饥饿或虐待造成女孩或妇女的死亡；以及国家蓄意的行为或不行为造成的死亡。

17. 与妇女性别相关的杀戮所反映出的歧视和暴力现象，可以相互之间多重层叠的同心圆方式来解释。这些圆圈包括结构、体制和个人因素。结构性因素包括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因素；结构性因素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和体制；人与人之间的因素，包括伴侣、家庭成员和族群之间的个人关系；以及个人因素包括的个性和个人应对暴力的能力等因素。⁴

18. 因此，要弄清楚与性别相关的杀戮，就必须审视凶案所发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包括男性对赋予妇女权能的反应；针对此杀戮的政治、法律和社会反应；长久持续暴力的主因；和继续构成妇女生活现实组成部分的结构性歧视和不平等的形态。同时，颇为重要的是要依据，除其它之外，诸如种族、族裔、教育、性取向和经济地位等因素分类列明的数据，确定加剧现行弱势境况的体制格局。⁵

19. 杀戮妇女不受惩罚，业已成为全球令人关切的问题。正如秘书长所述：“侵害妇女的暴力不受惩罚，加剧了这类暴力作为控制手法的实效。当国家不追究施暴者的责任，有恶不惩的做法，不仅加深了暴力受害者屈从和无力抵抗的境

¹ Nadera Shalhoub-Kevorkian, Reexamining Femicide: Breaking the Silence and Crossing “Scientific Borders”, *Sig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ol. 28, No. 2 (2002) at 581.

² Ibid.

³ Darren Lenard Hutchinson, “Ignoring the Sexualization of Race Heteronormativity, Critical Race and Anti-Racist Politics”, 47 *Buffalo Law Review* (1999) at 20.

⁴ See Shae Garwood explaining Moser’s framework for causal levels of gender violence, “Working to Death: Gender, Labour, and Violence in Ciudad Juárez, Mexico” pp. 4-5, citing Caroline Moser, ‘The Gendered Continuum of Violence and Conflict’ in C. Moser and F. Clark (eds) *Victims, Perpetrators, or Actors? Gender, Armed Conflict and Political Violence* (London: Zed Books, (2001).

⁵ Gauthier, D. and W. Bankston, (2004) “Who kills whom revisited: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variation in the sex ratio of spouse killings”. *Homicide Studies*, 8(2), 96-122.

地，而且还向社会发出了信息，表明男性暴力侵害妇女不仅可接受，而且是必然之举。因此，施暴形态即成了名正言顺的常态”。⁶

A. 术语概念的演变

20. 自十九世纪初以来，“杀戮妇女”一词就一直被用来描述杀戮女性的行为。⁷之所以提出使用杀戮妇女一词，是为了取代中性的“谋杀”用语。“谋杀”一词忽略了妇女遭受的不平等、压迫和蓄意暴力侵害的现实。1970年代，这个词语的出现成为是女权运动的一部分，以点明妇女本身的经历，创建一种抵制致命暴力手段的形式。⁸

21. “杀戮妇女”最初被界定为“男性出于仇恨、蔑视、取乐或对女性的拥有感为动因，谋杀妇女的行为”。⁹后来，该词语被界定为“男性出于对女性的厌恶心态，杀戮女性的行为”。¹⁰该定义的扩大，超出了因厌恶杀戮的范围，囊括了所有针对女性杀戮的形式，包括出于社会形成的男权、男性高于女性的优越感、出于取乐或对妇女的虐待狂心理，或自以为对女性的拥有权等动因，杀戮女性的行为。¹¹

22. 杀戮女性一词被用于描述私下和公开领域杀戮女性的情形。在某些欧洲案情中，这种杀戮行为被描述为“激情罪”。南亚采用的杀戮妇女一词包含了该区域，诸如溺杀女婴、女孩青春期前死亡和与嫁妆相关的死亡等文化习俗因素。¹²中东将所谓为维护“声誉的杀害”行径具体列为杀戮妇女罪，实属罕见，但一些

⁶ See, United Nations, *In-depth study on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A/61/122/Add.1 (2006) at 76.

⁷ See Corry, J. (1801) “*A Satirical view of London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inburgh: T. Hurst, Paternoster-Row; Ogilvy and Son, Holborn; R. Ogle, Turnstile; and Ogle and Aikman. Also MacNish, W. (1827) “*The confessions of an unexecuted femicide*” (3a. ed.), Glasgow: M.R. M’Phun, Trongate. And Wharton, J. and J. Smith (1987) “*The law lexicon, or, dictionary of jurisprudence*” (English edition). Littleton, CO: F.B. Rothma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48).

⁸ Kaye, J. (2007) “*Femicide*”, Online Encyclopedia of Mass Violence, available at www.massviolence.org, accessed on 5 September 2011.

⁹ Caputi, J. and D. Russell (1990) “*Femicide: Speaking the unspeakable*”. Ms.: The World of Women, 1(2).

¹⁰ Radford, J. and D. Russell (eds.) (1992) “*Femicide: The Politics of Woman Killing*”, New York: Twayne.

¹¹ Harmes, R. and D. Russell (eds.) (2001) “*Femicide in Global Perspective*”,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¹² Ibid.

学者则着重指出了这种行为谋杀妇女的实质，以及为“声誉”杀人行凶后，不受惩罚的问题。¹³

23. 针对杀戮妇女罪的审判，进行一项至关重要的比较即可看出，西方把杀戮妇女的罪行列为“激情犯罪”，源于当事人的暴力行为，而在东方则列为出于维护“声誉的杀人罪”，源于文化/宗教习俗和信仰。这两种赫然迥异的思维，反映了对法律解释采取的简单、歧视和往往顽固不化的方式，由此，抹杀了全世界妇女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性别等因素相互交错的现状。¹⁴

24. 1990年代，随着包括墨西哥、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等国侵害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越演越烈，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¹⁵人们紧迫地感到必须创建和采取新思维和新战略来处置这种现象。杀戮妇女和女孩凶案的发生系受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因素失衡的影响，以及女性被迫屈从系社会重男轻女思想所致，都是必须加以思考的要素。此类暴力包括(个体或群体)施暴者，加害(认识或不认识的)受害者的酷刑、性虐待、剥夺自由、杀死之后分解尸体并且在公共场所抛尸等行为。尽管在辨别凶手的动机、企图和身份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设定各种杀戮女性的具体犯罪情节，就是为了判定是否存在杀戮女性罪。¹⁶

25. 在开展此概念性探讨的同时，墨西哥决定直接从意大利语原文“feminicidio”转译“杀戮妇女”一词。¹⁷拉丁美洲范围内就“femicide”还是“feminicide”的辩论一直未形成任何结果。目前，女权主义者和学者们干脆就撇开这个问题，根据国情、情景、运动或劝说对象，根本不采用，或者一起并用这两个术语。¹⁸

26. 尽管杀戮妇女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调研人员与服务提供方却无统一的准则框架。¹⁹有些学者提出设定一个包括理论、执行和司法方面问题在内

¹³ Kaye, J. (2007) “Femicide”, Online Encyclopedia of Mass Violence, available at www.massviolence.org, accessed on 5 September 2011.

¹⁴ Supra note 1.

¹⁵ See in particular reports on the visits to Mexico (E/CN.4/2006/61/Add.4), El Salvador (E/CN.4/2005/72/Add.2 and A/HRC/17/26/Add.2) and Guatemala (E/CN.4/2005/72/Add.3).

¹⁶ Carcedo, A. et al. (2010) “We will not forget nor will we accept. Femicide in Central America 2002 – 2006”, Costa Rica. CEFERINA.

¹⁷ They considered that the Spanish use of the word femicide “feminicidio” simply referred to the homicide of women. See Monarrez, J. (2008) “Morir por ser mujeres, Femicidio/Feminicidio La Violencia Maxima”. Revista Mujer Salud. El Inventario del Feminicidio Juarense. Vol. 4/2008. Chile.

¹⁸ Carcedo, A. “Análisis y diagnósticos de legislación comparad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iolence and Femicide in Bolivia”, 7, 8, 9 November 2011. La Paz, Bolivia.

¹⁹ See Conference report (2009) “Strengthening Understanding of Femicide. Using research to galvanize action and accountability”, Program for Appropriate Technology in Health (PATH), InterCambios,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of South Africa (MRC),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Conference held on 14–16 April, 2008. Washington, DC.

的框架会有助益，能确认杀戮妇女行为所涉的各不同阶层、族裔、种族、年龄、残疾、移民、职业、性取向和性认同等方方面面的多层叠加因素。²⁰

27. 另一些学者提倡运用持续性的概念，作为分析手段，辨析各不同类型暴力之间叠加倍增的关系，是错综复杂、具体案情，及相互相关的关系。这种剖析法综合了结构、体制、人际之间和个人方面等多层关联因素。²¹

28. 据称，采用“杀戮妇女”的术语可有助于追究各国政府在国际层面上的责任，因为此责任着重指出，因政府的行为或不行为酿成了此罪不受惩罚及其体制性暴力问题。各国为应对杀戮妇女所采取的措施从各个方面均显现出了侵害妇女的体制性暴力和杀戮妇女问题。这包括：容忍；责怪受害者；既无诉诸司法的可能，也无补救办法；官员们的忽视、威胁、腐败和滥权行为。²² 在这样的情景下，杀戮妇女(femicide/feminicide)即成为政府体制和官员容忍的国家犯罪行为，因无法防护、保护和保障妇女的生命，为此，她们在整个有生之年饱受多重形式的歧视和暴力。²³

B. 全球趋势和表现形式

29. 全球各种形式与性别相关杀戮行为的表现猖獗，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由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深植因素，这些表现形式，仍可予以接受、容忍，乃至“合理之举”——不予追究，已成为常规。各国面对杀戮妇女问题，基本上未能恪尽职守，履行增进和保护妇女权利职责的义务。

1. 妇女因亲密伴侣施暴遭杀戮

30. 亲密伴侣施暴是全球数百万妇女面临的问题，而且妇女因伴侣施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²⁴ 针对因亲密伴侣施暴酿成的凶杀案开展的调研，几乎毫无例外地表明女性所处的风险比男性更大，而大部分凶案的女性受害者，丧命于男性亲密

²⁰ Supra note 16.

²¹ Supra note 4.

²² Lagarde, M. (2001), Introduction in *“Feminicidio una perspectiva global”*. Harnes, R. and D. Russell (eds.) Mexico DF: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Interdisciplinarias en Ciencias y Humanidades, UNAM.

²³ Ibid.

²⁴ Heise, L. and C. Garcia-Moreno, (2002) *“Violence by intimate partners”*. In E. G. Krug, L. L. Dahlberg, J. A. Mercy, A. B. Zwi, and Lozano, R. (eds.).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 pp. 89-121. Geneva, Switzerl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伴侣之手。²⁵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研究报告也确认，许多国家与亲密伴侣/家庭相关的凶杀案是杀戮妇女的主要根源，而且在亲密伴侣之类暴力行为驱动下杀戮的女性比率，远远高于遭遇与有组织犯罪之类相关行为被害的男性。²⁶

31. 关于亲密伴侣杀戮女性问题，与所有亲密伴侣暴力形式一样，很可能远未获得充分的报道。研究报告还表明，有些国家 40-70%女性受害者丧命亲密伴侣之手。²⁷ 在许多国家内，家庭是妇女最有可能遭杀害的场所，而男性则更有可能在街头遇害。²⁸

32. 一份研究报告阐明，欧洲每年约发生 3,500 起涉及亲密伴侣行凶致死案。²⁹ 所有涉及亲密伴侣/家庭杀戮案的女性受害者占 77%以上，³⁰ 35 至 44 岁之间年龄女性遇害的风险比率较高。³¹ 最近调研显示，杀戮妇女的比率一直在攀升。³² 例如，西班牙亲密伴侣杀戮女性案递增了 15.16%。³³ 意大利杀人(男性和女性凶

²⁵ See Browne, A., Williams, K., and D. Dutton, (1999) “*Homicide between intimate partners*”. In M. D. Smith & M. Zahn (eds.). *Studying and preventing homicide*, pp. 55-78. Thousand Oaks, CA: SAGE., Campbell, J., (1992) “*If I can't have you, no one can: Power and control in homicide of female partners*”. In Radford, J. and Russell, D. (eds.). *Femicide: The politics of woman-killing*, pp. 99-113. New York, NY: Twayne. Dawson, M., and R. Gartner, (1998) “*Differences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imate femicides: The role of relationship state and status*”. *Homicide Studies*, 2, 378-399, and Gauthier, D. and W. Bankston, (2004) “*Who kills whom revisited: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variation in the sex ratio of spouse killings*”. *Homicide Studies*, 8(2), 96-122, Heise, L. and C. Garcia-Moreno, “*Violence by intimate partners*”. In: Krug E, Dahlberg, L., Mercy, J., Zwi, A. and R. Lozano, (eds.) (2002)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 [First Edition]. Geneva, CH: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87-122. Adinkrah, M. (1999) “*Uxoricide in Fiji: the sociocultural context of husband-wife killing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999; 5(11):1294-1321. Kellermann, A. and J. Mercy, (1992) “*Men, women, and murder: gender-specific difference in rates of fatal violence and victimization*”. *The Journal of Trauma*. 1992; 33:1-5. And Mercy, J. and L. Saltzman, (1976-85) “*Fatal violence among spou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989; 79(5):595-599.

²⁶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2011 Global Study on Homicide”, Vienna.

²⁷ *Supra* note 24.

²⁸ *Supra* Note 26.

²⁹ Project DAPHNE (2007) “*Estimation of mortality linked to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Europe - IPV EU Mortality*”, PsyteL, June 2010. Available at <http://psytel.eu/violences.php> .

³⁰ *Supra* note 26.

³¹ Icers-Viu, Esplugues, J.S., Marmolejo, I.I., Esteve, Y.G., and Sánchez, P.M., (2010) “*3rd International Report on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he data was compiled in 2006, and shows the evolution of femicides between 2000 and 2006. Chapter 2, pp. 65-99.

³² Spinelli, B. (2011) “*Femicide and femicide in Europe. Gender-motivated killings of women as a result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gender-motivated killings of women. Convened by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Ms. Rashida Manjoo, New York, 12 October 2011.

³³ *Ibid.*

杀)案总数虽有所递减,然而,杀戮女性的犯案率则从 1992-1994 年期间 15.3%,上升至 2007-2008 年 23.8%。³⁴ 根据数据,2009-2010 年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 95 名女性遇害者丧命于当时或原伴侣之手,然而,因家庭暴力遭杀戮的男性 21 人。³⁵

33. 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的研究报告表明,60%以上被害女性丧命亲密伴侣或家庭男性成员之手。³⁶ 秘鲁 70%遭杀戮的女性系前任或当时的亲密伴侣所为。³⁷ 墨西哥,60%妇女被其亲密伴侣或前亲密伴侣杀害,这些受害女性都曾向公共当局举报过其伴侣施暴行为。³⁸ 在尼加拉瓜虽有些杀戮行为是涉案受害者不认识的陌生人所犯,然而却是其伴侣或前任伴侣的预谋和雇凶作案。³⁹

34. 2004 年,南非发表的杀戮女性问题国家报告估算,每六个小时就有一位女性遭亲密伴侣的杀害。⁴⁰ 在这些可以确立双方关系的案情中,50.3%妇女是被一位亲密伴侣所杀。此外,一份种族问题分析报告阐明,肤色女性遭伴侣杀戮的比例趋高。每 100,000 位女性中,肤色女性的遇害比例为 18.3;非洲女性为 8.8;白种女性为 2.8。⁴¹

35. 美国司法部统计数字估计,1993 年遭亲密伴侣杀戮的女性占案发比例 40%;2007 年递增至 45%。1993 年遭亲密伴侣杀戮的男性占案发比例 6%;2007 年下降至 5%。⁴² 同时,据可确定的受害者与凶杀案犯之间的关系比例,90%以上被害女性认识男性凶犯;60%受害女性是凶犯的妻子、事实婚姻妻子、前妻或

³⁴ Official data collected by EURES.

³⁵ Homicide Index; as published in Table 1.05 of 'Homicides, Firearm Offences and Intimate Violence 2009/10' at para. 280.

³⁶ See Carcedo, A. and M. Sagot (2001) "*Femicidio en Costa Rica. Cuando la Violencia contra las Mujeres Mata*", San Jose: OPS/INAMU.

³⁷ Meléndez, L. (2010) "*Perú – Incidencia y formación sensible al género para los legisladores y operadores de justicia*". In Jiménez, P. and K. Ronderos, (eds.) "*Feminicidio: Un fenómeno global. De Lima a Madrid*". Heinrich Böll Stiftung and CAWN.

³⁸ Lagarde y de los Rios, M. (2006) "*Feminicidio*", Artículos de Ciudad de Mujeres. Paper presented at Universidad de Oviedo, 12 January 2006. Available online at www.ciudaddemujeres.com/articulos.

³⁹ Puntos de Encuentro (2006) "*Lo que cocinamos: II Encuentro Feminista Centroamericano*", La Boletina No. 64. Available online at www.puntos.org.ni.

⁴⁰ See Mathews S, Abrahams N, Martin L, Vetten L, van der Merwe L, and R. Jewkes, (2004) "*Every six hours a woman is killed by her intimate partner: a national study of female homicide in South Africa*". Gender and Health Research Group,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Policy Brief, South Africa; 2004; 5.

⁴¹ Ibid.

⁴² Catalano, S., Smith, E., Howard, S., and M. Rand, (2009) "*Female Victims of Violence*",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Selected Findings.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Septem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bjs.ojp.usdoj.gov/content/pub/pdf/fvv.pdf>.

女友。⁴³ 2008 年，枪械是男性杀戮女性最常用的凶器，被亲密伴侣开枪杀死的妇女占近三分之二。妇女还蒙受亲密伴侣“操枪敌视性威吓”的暴力，据此，施暴伴侣持枪威胁要开枪打死受害者。⁴⁴

2. 因被控施展巫术/或妖术遭杀戮的妇女

36. 据报告称，在一些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岛屿国家存在着一些被指为施展妖术/巫术的妇女遭杀戮的严重现象。⁴⁵ 这种暴力形态包括对女孩和妇女施行暴力杀戮、截断肢体、驱逐、绑架和制造失踪。⁴⁶ 在许多国家中，凡被指为施展妖术/巫术的妇女会被施以驱魔避邪的仪式，包括遭众殴、萨满教或村长老的诅咒。⁴⁷

37. 尽管在大部分情况下，越年轻的妇女被指为施展妖术/巫术遭暴力之害的风险越高，然而，研究发现，非洲某些地区，老年妇女更易遭受与被指为施展妖术/巫术相关的杀戮女性暴力之害，因为老年妇女在经济上依赖于他人，或家中年轻成员想要继承——老妪们所拥有的资产权⁴⁸ 同时，若某个妇女被视为会对男性形成危险或带来威胁，她们就被污为妖巫，且最终除而快之，然而，这却被视合乎情理之举。⁴⁹

38. 一份津巴布韦的研究报告阐明，在涉及杀戮 50 岁以上老年妇女的 42 起案件中，其中大部分先被其男性亲戚指为妖巫，然后再杀害。⁵⁰ 一份关于加纳的研

⁴³ Violence Policy Center, *When Men Murder Women: An Analysis of 2008 Homicide Data*. Washington, DC, 2010, p. 10. Available at <http://www.vpc.org/studies/wmmw2010.pdf>.

⁴⁴ *Ibid.* p. 1.

⁴⁵ See, Chapter on victim groups in the extrajudicial executions context of the Handbook compiling observ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extrajudicial, summary or arbitrary executions (hereinafter “Handbook on Victim Groups”), Chapter 8, Victim Groups, at pp. 47-50.

⁴⁶ Indai Sajor, “Gender-motivated Killings of Women Accused of Sorcery & Witchcraft a Form of Femicide: Papua New Guinea Case”, paper prepared for Expert Group Meeting, October 12th, 2011. pp. 9-10.

⁴⁷ Handbook on Victim Groups (Supra Note 45) p. 49

⁴⁸ Galloway, S. (1995) “*Femicide project*”. Report by country. Zimbabwe. Women in Law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WiLDAF).

⁴⁹ Watts, C., Osam, S. and E. Win (2001) “*Femicide in Southern Africa*”, edited extracts from “*The private is public: A study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Southern Africa*”. Harare, Zimbabwe, Women in Law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1995. In Harmes, R. and D. Russell (eds.) (2001) “*Femicide in Global Perspective*”,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⁵⁰ Supra note 48.

究报告称，许多贫困，往往系老年的妇女被男性亲戚指为妖巫，然后杀害，或遭一系列的人身、性和经济虐待。⁵¹

39. 加纳被指为施展妖术/巫术的妇女往往遭暴力逐出其族群，被迫在“巫婆寨”栖身。许多寡妇遭到其亲属方面与资产相关的暴力，包括暴力驱逐并丧失继承权；以及遭受性虐待和骚扰。⁵² 在印度，贱民妇女有时被指为妖巫(*dayan*)或以施展巫术(*banamathi*)为由，遭到人身暴力的迫害，以此作为一种机制，强占其家庭土地和/或迫使她们处于经济从属地位、遭受性剥削、屈从于男性的驱使和控制。⁵³ 在尼泊尔，特别在南德赖平原，老年妇女、寡妇、赤贫妇女和低贱种姓妇女往往成为受迫害目标，并被剥夺财产权，或成为发泄个人怨恨仇杀的受害者。⁵⁴

40. 据报告，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酷刑和凶杀案件的估算，有 500 名妇女被指为施展妖术/巫术。⁵⁵ 被指为从事巫术的妇女不断增多，高山区更甚。⁵⁶ 只要被怀疑为妖巫，即被从悬崖上投掷下去、活活烧死或活埋掉。这类侵袭或杀戮的主要对象是无子女或亲属给予保护的寡妇或其他老年妇女、非婚姻出生的女性或在家庭中毫无地位的妇女。⁵⁷ 据警方报告称，妇女被指为妖巫的可能性比男性高出六倍。⁵⁸

⁵¹ See, Adinkrah, M., “Witchcraft accusation and female homicide victimization in contemporary Ghana”, *Violence against women*, vol. 10, No. 4 (2004), pp. 325-356, in *In-depth study on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Report of the U.N. Secretary-General* at para. 125.

⁵² A/HRC/7/6/Add.3,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ddendum, Mission to Ghana, 21 February 2008.

⁵³ A/HRC/11/6/Add.1, 2009, at para. 228. See also Saravanan, 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India: A literature review* (New Delhi,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Trust, 2000); Chen, M. A., “Widowhood and aging in India”,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case study available at: [http://www.unrisd.org/unrisd/website/projects.nsf/\(httpAuxPages\)/25DCC0F9F3E206C3C1256BB20552FC6?OpenDocument&category=Case+Studies](http://www.unrisd.org/unrisd/website/projects.nsf/(httpAuxPages)/25DCC0F9F3E206C3C1256BB20552FC6?OpenDocument&category=Case+Studies).

⁵⁴ Jill Schnoebelen, “Witchcraft allegations, refugee protection and human right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New Issues in Refugee Research*, Research Paper No. 169, Policy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Service, 2009, p. 11.

⁵⁵ *Supra* Note 45 at p. 49

⁵⁶ The broad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highlands believes in extra-natural explanations to life misfortunes. When a death, sickness or an accident occurs, it is common to explain it as having been caused by the use of sorcery.

⁵⁷ *Sorcery, Witchcraft and Christianity in Melanesia* by Franco Zocca and Jack Urame, Melanesian Institute 2008.

⁵⁸ See also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09 and *The National*, June 19, 2003, p. 6.

41. 那些实施酷刑或凶杀的人几乎全都是男性，而且往往与受害者具有社会或血缘上的关系。⁵⁹ 有些女巫的指控是出于经济动因，目的是为了侵占遭指控者的土地或财产，或因为受第三方出钱之雇，按名道姓污指为女巫。据专家报告称，“人们越来越认为，污指为女巫是更多地基于个人对他人的厌恶、妒忌、嫉妒、贪婪、竞争或报复，预谋杀戮的最便利借口，并以部族或族群中的妇女为目标。”⁶⁰

42. 一份研究南部非洲涉及施展巫术案判决状况的报告披露，男性因杀戮女性被控罪判处的徒刑较短，往往对控罪从轻罚落。从总体上讲，只要罪犯是被害妇女的丈夫或男性亲属，判决就宽松。以赞比亚为例，对于被指预谋杀戮妇女的控罪，平均徒刑为一至两年。⁶¹

3. 以维护“声誉”名义对妇女和女孩的杀戮

43. 正如秘书长所指出的，某些文化准则和信仰与危害性习俗相关的关联因素，形成了侵害妇女的暴力，诸如以维护“声誉”名义所犯的罪行。⁶² 维护声誉的凶杀，系属各种有害习俗性质最严重的表现之列。⁶³ 世界许多地方，对于为洗清家庭声誉所犯的凶杀罪，可享有极高度不追究罪责的待遇。⁶⁴ 虽然维护声誉罪主要发生在从撒哈拉直至喜马拉雅山麓广袤的区域，但这种罪行也发生在具有移民族群的其它一些区域和国家境内。⁶⁵

44. 全球揭露维护声誉凶杀案的报告仍不足，且亦无充分的存档记录。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估计，每年全球有 5,000 名妇女遭其家成员出于维护声誉的杀戮。⁶⁶ 随着城镇化的广泛推进，传媒的普遍渗透和妇女职能的变化，再要隐瞒这种罪行就困难了，为声誉的凶杀行为越来越令人瞩目。⁶⁷

⁵⁹ Supra Note 46.

⁶⁰ Ibid., p. 3.

⁶¹ Rude, D. and M. Kazunga. (1995) “*Report on the femicide research*”. Report by country. Zambia. Women in Law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⁶² Supra Note 6, at para. 78.

⁶³ Ibid., at para. 123.

⁶⁴ Expert Group Meeting repor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Good practices in combating and eliminat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Organized by the Divis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17 to 20 May 2005, Vienna, Austria.

⁶⁵ E/CN.4/2002/83.

⁶⁶ See, UN In-depth study on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A/61/122/Add.1, 2006, at para. 78.

⁶⁷ Baydoun, A. (2011) “*Killing of women in the name of honour: An evolving phenomenon in Leban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gender-motivated killings of women. Convened by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Ms. Rashida Manjoo, New York, 12 October 2011.

45. 为声誉的凶杀可有许许多多的形式，包括在公开谴责她们的行为之后，可直接将妇女和女孩处死、乱石砸死、强迫自杀和用硫酸致使妇女烧炙致死。⁶⁸ 维护声誉的罪行往往还与其它形式的家庭暴力相关，且家庭男性通常以此作为控制女性选择的手段，并限制女性的行动自由。惩罚通常带有整体因素，全家都会认为因某位女性的实际或据认为的行为举止受到伤害，往往产生以如何颜面见众人为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及惩罚的知晓度也是为了一个社会性的目的，即起到对妇女行为举止的警示性效用。⁶⁹

46. 乱石砸死是一种原始的死刑方式，最早用于惩罚通奸和与其它损害声誉相关的罪行，为之，偏向于追究妇女的罪责。正因为此，2004至2011年，针对30多位被判处以乱石砸死的妇女，各位任务负责人联合发送了23份函文。另一些函文述及家庭成员所犯的维护声誉罪；或涉及针对被怀疑有婚前性行为、通奸、未被证明的强奸和被视作违背贞操行为，处以鞭笞或绞刑的妇女；政府的行为/不行为问题。⁷⁰

47. 据辩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境内以维护声誉名义所犯的罪行系有文化传统的根源，并非宗教信仰问题，而且“文化与宗教观念的冲突，特别在惧怕伊斯兰教心理和‘反恐战争’背景下，促成了对这类罪行的误识”。⁷¹ 同样，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一些著名的伊斯兰领袖和学者公开谴责出于维护‘声誉’的杀戮行为，并澄清这种行为毫无宗教依据”。⁷²

48. 侵害妇女暴力问题特别报告员提出了阿富汗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所报告的自然现象，由此，妇女和女孩点燃自己试图自杀，因为她们感到自己“羞辱了”家庭。⁷³

49. 联合国条约机构表示关切与维护声誉相关的罪行往往未获举报，极少受调查，通常逍遥法外，即使对之进行惩处，判刑亦远远轻于那些非“声誉因素”相

⁶⁸ Ibid. at para. 78.

⁶⁹ See, In-depth study on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at para. 84.

⁷⁰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ddendum, 15 yea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1994-2009) – A critical review, A/HRC/11/6/Add.5 (2009).

⁷¹ Kelly, L. and Sen, P. (2007)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the UK”. Shadow Thematic Report for the CEDAW Committee.

⁷² E/CN.4/2000/3.

⁷³ E/CN.4/2006/61/Add.5. Se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ituation of Women and Girls in Afghanistan”, A/58/421 on Afghanistan, and country mission report, at para. 29. Se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mission to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E/CN.4/2006/61/Add.3, 27 January 2006 at para. 29.

同严重暴力程度罪的判决。⁷⁴ 以杀戮当事妇女是出于维护家庭声誉的必要之举——这种错误理念为据，成为从轻罚落的理由。⁷⁵

50. 秘书长关于致力于消除以维护声誉名义侵害妇女罪的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拟将这种维护声誉的杀戮行为列为罪行，并指出那些以维护声誉名义，蓄意参与协从、怂恿或威胁迫害妇女和女孩的人，应受到惩罚。⁷⁶ 他还指出，“那些有移民族群的国家，应在有关庇护和移民程序方面，保护受害者和潜在的受害者”。⁷⁷

4. 武装冲突背景下的杀戮

51. 在武装冲突期间，妇女遭到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所犯的一切形式人身、性和心理暴力，包括非法杀戮。⁷⁸ 这类暴力往往用以作为战争迫害手段，惩罚或丧心病狂地加害于妇女和女孩，并迫害她们所属的族群。

52. 由于参与反战抵抗运动、保护她们的亲人或来自被怀疑与敌方勾结的族群，妇女和女孩不但蒙受肆意或战略性地针对和恐吓平民人口的军事行动的迫害，而且还遭到任意处决和法外处决、监禁、酷刑、强奸和性器官残割之害。⁷⁹ 在冲突和危机情况下，因交手双方男性对妇女提出相互对立的要求，而且冲突被作为进一步加强男性控制力的手段，致使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越发突出。⁸⁰

53. 人权捍卫者境况特别报告员说，反对压制性政府和政策的女性人权捍卫者遭暴力和其它侵权行为之害的风险更大。在提出对其权利或其族群权利的诉求时，这些诉求被视为是对女性、性取向和妇女在社会中职能和地位公认社会文化准则、传统、理解和陈规俗念的挑战。人权捍卫者境况特别报告员的哥伦比亚走访报告着重指出了，几名女性人权捍卫者遭杀戮和这几起谋杀案暴露的严重暴力、迫害和性酷刑问题。⁸¹

⁷⁴ A/65/44, para. 60 and 63.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Forty-third session (2-20 November 2009), Forty-fourth session (26 April-14 May 2010).

⁷⁵ See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extrajudicial, summary or arbitrary executions, E/CN.4/2000/3, 2000, at para. 78.

⁷⁶ A/57/169 at para. 32.

⁷⁷ Ibid.

⁷⁸ In-depth study on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at para. 143.

⁷⁹ A/HRC/14/22 (2010) at para. 33,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⁸⁰ A/HRC/4/34/Add.2, at para 22,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Mission to Turkey, 5 January 2007.

⁸¹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Margaret Sekaggya, “Mission to Colombia”. 4 March 2010, A/HRC/13/22/Add.3.

54. 阿富汗境内女性人权捍卫者依然频频遭威胁和恫吓，而且身份显赫的女士，主要是政治活动人士遭谋杀，而凶手却未被绳之以法。⁸² 塔利班借用对伊斯兰法的解释为论据，对被视为与本家族直系亲属外男性交往的妇女实行严惩。⁸³ 恫吓和控制地方族群，主要是控制妇女，一种常见的方式是投送匿名信手法。这些都是些反叛团体发送的威胁信，通常派人递送，或贴在门板上或清真寺内。这些信的内容各自不同，但主要意思是威胁要伤害妇女和女孩(或她们的家长)，若她们出门去上学或打工、离开住家、与家庭外的男性交谈，或打电话给广播台点播音乐。⁸⁴

55. 在哥伦比亚长达 45 年内战期间，女性族群领袖和为争取女权奋斗的妇女是与性别相关杀戮行为的主要谋害对象。⁸⁵ 凡是致力于增强土地权⁸⁶ 和争取大部分受排斥群体，诸如土著人民、族裔和宗教少数、工会会员，以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权利的妇女，她们就更易遭受迫害。⁸⁷ 法外处决、即决处决和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确认，女性维权者既是哥伦比亚国家军队，也是非法武装集团非法杀戮的重点猎杀目标。⁸⁸ 对女性维权者采取以特定性别的恫吓行为，包括迫害她们的子女和家庭的行动，以就女性维权者身为人母的角色实施钳制的手段，从而对她们施加压力，阻止她们开展维权工作。

5. 与嫁妆相关原因杀戮妇女

56. 一些南亚国家，与嫁妆相关的谋杀是一种普遍的习俗。这一术语涵盖了因新郎家庭为索取嫁妆款或一笔追加的现金嫁妆或财物，持续不断的骚扰和酷刑行为，致使年轻新娘遭杀戮或被迫自杀身亡的情况。这种习俗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焚烧新娘。这些事件往往被称之为并被接受为诸如因“炉膛爆炸”致死的事件。⁸⁹

⁸² Human Rights Watch, Country Summary: Afghanistan. January 2011.

⁸³ Report “*Harmful Traditional Practice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n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Afghanistan*”. United Nations Assistance Mission in Afghanistan, Kabul, and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Geneva. 9 December 2010.

⁸⁴ Ibid.

⁸⁵ Supra Note 81 at para. 31.

⁸⁶ Colombia Human Rights Network, Urgent Action Appeal (May 3, 2002), available at: http://colhrnet.igc.org/newitems/may02/ai_urgent_appeal_3may02.htm.

⁸⁷ Human Rights First. Report to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on its Consideration of the Combined Fifth and Sixth Periodic Reports by the Government of Colombia. Thirty-seventh Session 2007.

⁸⁸ A/HRC/14/24/Add.2, at para 74,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extrajudicial, summary or arbitrary executions, Mission to Colombia. 31 March 2010.

⁸⁹ BBC online network, “*World: South Asia Bride burning 'kills hundreds'*”, in BBC News, 27 August 1999 (accessed 5 September 2011).

57. 南亚区域与嫁妆相关的暴力有深刻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因素。⁹⁰ 这种习俗渗透所有族群。1976 年，巴基斯坦；1980 年，孟加拉国和 2009 年尼泊尔；分别颁布了反嫁妆法。尽管推行了立法改革，嫁妆仍是该区域彩礼不可或缺的部分。嫁妆成了侵害妇女暴力的根源之一，⁹¹ 而法律却无法产生遏制嫁妆或提高婚姻妇女地位的影响。⁹²

58. 孟加拉国的若干案例揭示，一些与嫁妆相关的骚扰妇女情形恶化为泼撒硫酸的袭击行为，造成妇女致盲、毁容和死亡。⁹³ 2002 年，孟加拉国针对泼撒硫酸袭击行为日趋严重的问题，颁布了一项可对罪犯判处死刑的法律，并且还限制销售硫酸。⁹⁴ 据报告，2009 年上半年发生了 119 起与嫁妆相关的暴力案，包括 78 人死亡。2008 年，172 位妇女遭杀戮；而 2007 年被害妇女数字达 187 人。⁹⁵

59. 2007 年至 2009 年期间的统计数字显示，印度据报告发生的与嫁妆相关案件死亡人数分别为 8,093 和 8,383。⁹⁶ 亦如专家们所指出的，所报案件数字还未加上被判罪的比率。印度国家罪案登记局报称，2008 年 1,948 人被判罪；当庭无罪开释 3,876 人。⁹⁷ 由于妙龄女性拒绝追求者和拒绝求婚，以及因嫁妆引起的争端，泼撒硫酸袭击行为也成为印度境内越演越烈的现象。⁹⁸

60. 人权机构强烈谴责上述这些行为。⁹⁹ 专家们指出必须解决根本的文化关注问题，诸如：女性在生育/怀孕和婚姻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上述这些领域的资产

⁹⁰ Flavia Agnes, "Gender Based Killings—A South Asian Perspective", Paper prepared for Expert Group Meeting, New York, October 12, 2011, p. 7.

⁹¹ http://www.gorkhapatra.org.np/rising.detail.php?article_id=45558&cat_id=7

⁹² Supra note 90.

⁹³ Law Commission of India,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Honorable Supreme Court of India for its consideration in the pending proceedings filed by one Laxmi in W.P. (Crl.) No. 129 of 2006 on "The Inclusion of Acid Attacks as Specific Offences in the Indian Penal Code and a law for Compensation for Victims of Crime", July, 2008, Report No. 226 (2009), p. 3.

⁹⁴ In 2002, the Parliament of Bangladesh enacted two laws against acid violence: Under the Acid Control Act of 2002, the unlicensed production, import, transport, storage, sale, and use of acid can result in a prison term of 3-10 years. Those who possess chemicals and equipment for the unlicensed production of acid can get the same prison term.

⁹⁵ <http://www.irinnews.org/report.aspx?reportid=86100>

⁹⁶ Supra note 90.

⁹⁷ Ibid.

⁹⁸ Ibid.

⁹⁹ See CERD/C/IND/CO/19, CEDAW/C/IND/CO/3, CEDAW/C/TUN/CO/6, CRC/C/BGD/CO/4, E/C.12/IND/CO/5.

和所有权问题；对女性性生活的控制；因离婚招致的耻辱；和女性婚后得不到支持的问题。¹⁰⁰

6. 杀戮原住民和土著妇女

61. 原住民和土著妇女和女孩饱受着极强烈的暴力之害。全球对原住民和土著妇女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排斥，加上殖民主义、历史上种族主义政府政策以及经济政策形成的影响后果，业已迫使令人咋舌数量的妇女陷入极易受害的境地。例如，对中美洲区域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后果加剧了土著妇女的弱势处境，并迫使她们在境内和本区域内迁徙。她们被迫在一些岌岌可危和饱受剥削的条件下，从事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主要在一些出口加工厂打工、从事家政服务、性交易和卖淫。

62. 各不同层面基于种族、族裔特征、性、等级、教育和政治观点等歧视的相互交织，加剧了处境不利土著和原住民妇女的境况，形成了雪上加霜的多层压制，最终酿成了暴力侵害行为。各主管当局之所以未能阻止一些杀戮原住民和土著妇女案件的发生，主要原因是警察未能保护原住民妇女和女孩免遭暴力侵害，未能在妇女和女孩失踪或被害时，立刻开展彻底的调查，以及原住民和土著妇女和女孩处于不利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致使她们更易遭受此类暴力的迫害。¹⁰¹

63. 现今危地马拉原住民妇女遭遇的大规模暴力杀戮，可追溯至殖民主义时期残余的后果，加上为期长达 36 年的武装冲突，致使情势日趋恶化。土著马雅妇女占遭性和蓄意袭击行为受害者的 88%，这主要是军方和准军事人员公开和蓄意实施的袭击行为所致。¹⁰² 1996 年《和平协定》签订之后，政府未致力于为受害者及其家庭伸张正义并予以赔偿。事实上，(2006 年经修改的)《刑法》第 200 条规定赦免那些凡犯有性暴力罪和绑架妇女及 12 岁以上的女孩，犯案之后，又与受害者成婚的罪犯，由此，酿成对国家判定的罪行不予惩罚，纵容一切形式暴力，特别是侵害土著妇女暴力的现象。

64. 澳大利亚由于枪械的使用和持枪许可证的颁发，侵害原住民妇女的暴力令人发指。关于使用锤子、匕首、棍棒、石头、手枪和尖桩之类器械所犯的暴力案，致使若干原住民妇女遭杀戮。¹⁰³ 最近的报告表明，原住民妇女遭遇杀戮、

¹⁰⁰ Kishwar, Madhu, (2005). 'Destined to Fail - Inherent Flaws in the Anti Dowry Legislation'. *Manushi*, (148), May-June, pp. 3-12.

¹⁰¹ Sharon McIvor and Shelagh Day, "Gender-Motivated Killings of Aboriginal Women and Girls Canada", Prepared for UN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Gender-motivated killings of women, 12 October 2011.

¹⁰² The Commission for Historical Clarification "La Violencia Sexual contra la Mujer", Volume 3, #41.

¹⁰³ Penelope Andrews, "Violence against Aboriginal Women in Australia: Possibilities for Redress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framework", 60 Albany Law Review 917.

强奸和其它侵袭行为之害的风险，远比非原住民妇女高得多。¹⁰⁴ 然而，原住民妇女一直不愿意披露这些暴力行为，因为怕惹得白种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加剧诋毁原住民群体。正如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所指出的，“土著妇女和女孩面临最大程度的暴力之害，尤其是家庭暴力，因家暴相关的伤害入院治疗的土著女性比例，比非土著女性高出 35 倍”。¹⁰⁵

65. 加拿大直至 1985 年仍有许多歧视原住民妇女和儿童的法律，这产生了几代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助长了一些暴力、虐待和逍遥法外的残余现象。¹⁰⁶ 今天，一位年轻原住民妇女比其他同龄加拿大妇女遭暴力致死的可能性要高出五倍。¹⁰⁷ 据 2010 年的一份报告，在 582 起暴力侵害原住民妇女的案件中，20%涉及妇女和女孩的失踪案；67%涉及妇女和女孩因凶杀或忽视丧生的案情；还有 4%隶属怀疑(通常由警方宣布为自然或事故)的死亡类案。¹⁰⁸ 2000 年至 2008 年期间，据报告发生了 153 起妇女和女孩遇害案件，其中 115 起案件的尸体仍未找到，¹⁰⁹ 原住民妇女和女孩比非原住民妇女更有可能遭陌生人杀戮，约有 50%起原住民妇女被杀害案件依然未侦破。¹¹⁰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表示关切，“过去二十年来，几百起原住民妇女失踪或遇害案件，既未得到充分调查，也未给予首要的重视，罪犯仍逍遥法外的状况”。¹¹¹

7. 遭极端暴力形式杀戮的妇女

66. 这种团伙、有组织犯罪、毒贩子、贩运人口和贩毒链、大规模移民日趋增长的社会政治现象，和小武器渗透对妇女的生活，特别是墨西哥和中美洲妇女的

¹⁰⁴ Ibid.

¹⁰⁵ CEDAW Committee,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to Australia, U.N. Doc. CEDAW/C/AUL/CO/7, 2010, para. 40.

¹⁰⁶ Complaint to the 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Sandra Lovelace v. Canada, Communication No R.6/24, U.N. Doc. Supp. No. 40 (A/36/40), at 166.

¹⁰⁷ Amnesty International, *No More Stolen Sisters: The Need for a Comprehensive Response to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Aboriginal Women*, September 2009, at 1, available at: <http://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MR20/012/2009/en>

¹⁰⁸ Native Women's Association of Canada, *What Their Stories Tell Us: Research findings from the Sisters in Spirit initiative*, 2010, at 18, available at: http://www.nwac.ca/sites/default/files/imce/2010_NWAC_SIS_Report_EN.pdf.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2010 report, more missing and murdered aboriginal women and girls have been added to the SIS database and the number is now over 600.

¹⁰⁹ Native Women's Association of Canada, *Voices of Our Sisters In Spirit: A Report to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2nd Edition, March 2009 at 96, available at: www.nwac.ca/sites/default/files/download/admin/NWAC_VoicesofOurSistersInSpiritII_March2009FINAL.pdf

¹¹⁰ Ibid.

¹¹¹ CEDAW Committee,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anada, U.N. Doc. CEDAW/C/CAN/CO/7, (2008) at para. 31.

生活产生毁灭性影响。在中美洲北方三角的非冲突情景下凶杀率高居首位。¹¹² 过去十年来，男性杀戮率处于稳定状态，但杀戮女性的比率却出现攀升。¹¹³ 2004 年，危地马拉妇女遇害率上升至 141%，男性被害率为 68%；2006 年，萨尔瓦多妇女遇害率递增至 111%，男性为 40%，而 2007 年洪都拉斯女性遇害率上升到 166%，男性为 40%。

67. 至于墨西哥，1993 年出现了国际传媒的一些报道，揭露在 Ciudad Juárez 市郊外垃圾场上发现遭强奸和杀戮后被分尸的女性尸块。¹¹⁴ 关于杀戮女性的数据收集表明，被害人数上升。某个统计方估计，1993 年至 2009 年期间，Ciudad Juárez 约发生了 740 起杀戮女性案件。¹¹⁵ 这些凶杀形态包括绑架和失踪数日后，遭一些男性的酷刑和性侵害、杀戮和分尸，特别是切下性器官和乳房；有些案件还砍掉了头颅；并将赤裸尸体/几具尸体的尸块公开展示，或丢弃在城市空旷的垃圾场。最恶劣的案件是，将不同部位的尸块分散丢弃在城市的各个地区，在尸块上或在被找到的尸块上附上纸条写明的信息。据称，凶手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为一种象征性的效应——摧毁受害者作为人的存在、身体完整和人的身份。¹¹⁶

68. 各国之间受害者的被害情节与各自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背景一样，各有不同。许多遭杀戮妇女源于最受排斥的社会阶层：她们是一些乡村地区族裔血统、贫困的性工作者或从事出口加工的工人。16 至 24 岁的年青妇女是最易受害的人。总之，25%被杀戮者显示出了性侵害的证据；洪都拉斯 66%和萨尔瓦多 44%的被杀戮人显示出了残暴行为的痕迹。¹¹⁷ 2010 年，危地马拉 90%¹¹⁸ 和洪都拉斯 79%杀害女性的案情，使用的是小武器。¹¹⁹ 洪都拉斯杀戮女性行径系为生殖年龄妇女死亡的第二最大根源。¹²⁰

¹¹² UNDP (2009) “Abrir espacios para la seguridad ciudadana y el desarrollo humano” Informe sobre Desarrollo Humano para América Central. IDHAC, 2009-2010. Colombia. UNDP.

¹¹³ Supra Note 16.

¹¹⁴ Prieto-Carron, M., Thomson, M. and M. Macdonald (2007) “No more killings! Women respond to femicides in Central America”, Gender and Development, volume 15:1, Routledge Publishing.

¹¹⁵ Monárrez, J. (2009) “Trama de una injusticia. Femicidio sexual sistémico en Ciudad Juárez”, El Colegio de la Frontera Norte, Mexico.

¹¹⁶ The women are viewed as inferior and are hence turned into waste material. See Segato, R. (2004) “Territorio, soberanía y crímenes de segundo Estado: la escritura en el cuerpo de las mujeres asesinadas en Ciudad Juárez”, Serie Antropológica, 362, Brasil.

¹¹⁷ Supra Note 16.

¹¹⁸ Ibid.

¹¹⁹ Sánchez, J. (2011) “Impunidad: Un grito sin respuesta. Informe final femicidios en Honduras”, Tribuna de Mujeres Contra los Femicidios. Honduras.

¹²⁰ Ibid.

69. 中美洲是一个冲突之后的区域，国家和政府体制均脆弱，而且也是美洲最贫困区域。¹²¹ 某些经济政策的实效鼓励和促进了一些出口加工产品的生产。出口加工业创造的低收入工作主要雇用的是妇女，尤其是乡村地区的贫困和文盲妇女。一般按临时工签订的合同，从事工作的时间长且无福利。同时，妇女每天夜晚要走过一长段黑暗的公共场所返回家中，公共领域没有防范犯罪活动的保护。

70. 此外，有组织的犯罪团体和黑帮(即所谓“*maras*”)成倍增长，并在当地一方和社区形成了一个地域独霸体制。他们建立起一个有利可图的公开武器交易市场，奠定了这些黑帮本身作为贩毒集团、企业经营者和社会上层私营保安提供商的地位。

8. 由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原因的杀戮

71. 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原因，发生的基于性别的杀戮案，尽管尚无充分记录，但却是一种近期现象。虽然只掌握一些有限的数字，但民间社会的报告揭露，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原因的仇恨与偏见为动因的暴力，已成为许多人的日常现实。这类暴力行为是以“一系列严酷的人身侵害为特点，有时甚至超出了其它各类仇恨罪行的表现程度”。¹²²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阴阳人和性质疑者(LGBTIQ)，还有积极从事此阶层方面工作的人士，均成为受侵害的目标，因为他们不符合性别和/或性别识别的常规俗念，因此成为厌恶同性恋犯罪行径的受害者。

72. 各暴力行为的表现，诸如，警察滥权行为、监狱内的性暴力侵害和在仇恨驱使下的谋杀行为以及若干歧视行为，均系冥顽不化的现象。正如学术界所指出的，¹²³ 出现了一种怪异的背反现象：一方面在保护个人的性权利方面取得了进展；另一方面，厌恶同性恋的罪行又日趋攀升。就此而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阴阳人和性质疑者，包括妇女，均特别易遭受许多类型暴力罪之害，从在私人家中被杀戮，至在公共场所遭到所谓“社会清洗”的杀戮；从一些发送勒索信的人以公布受害者身份相威胁勒索钱财，至官员滥用职权，特别是警官有时对他们实施抓捕的迫害行为。¹²⁴

¹²¹ UNDP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2010).

¹²² See Human Rights First, *Violence Based on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Bias*, 2008 Hate Crime Survey (2008) at p. 1.

¹²³ Julieta Lemaitre, “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 *Su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Argentina, 2010.

¹²⁴ *Ibid.*, at p. 80.

73. 关于南非的情况，尽管不断完善的宪法条款规定要防止基于除其它之外，种族、性别和性取向原因的歧视，但最近黑人女性同性恋者遭谋杀案表明，各种多层面和交织叠加的因素，导致了出于厌恶同性恋心理侵袭行为的攀升。¹²⁵

74. 人权理事会表示关切侵害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暴力和杀戮行径加剧，然而，就此所犯的一些罪行却不受惩罚。¹²⁶ 最近，理事会通过了一项针对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原因侵犯人权行为问题的突破性决议。¹²⁷

75. 过去三年来，美洲人权委员会主导了针对加勒比和中南美洲一些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性侵害和歧视案情的审议。这些国家的民间社会组织表达了它们关切，因厌恶同性恋原因的犯罪发案率不断加剧的情况。¹²⁸

76. 有关谋杀“变性”者的报告称，2010年上半年期间发生了93起谋杀案。¹²⁹ 另一个项目揭露，2008年1月至2011年9月期间，在50个国家内发生了681起谋杀“变性”人的案件。¹³⁰

9. 与妇女和女孩性别相关的其它谋杀形式

77. 如上所述，某些文化准则和信仰是形成侵害妇女暴力有害习俗的因果因素。¹³¹ 例如，自印度独立以来，该国一直奉行“殉葬”习俗，即当丈夫火化时，寡妇纵身跃入火中自焚。¹³² 迄今为止，据报告至少有40起殉葬自焚案。¹³³

¹²⁵ Kim Vance, ARC International “gender-motivated killings of women on the basis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Paper presented at EGM Oct 2011.

¹²⁶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the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Honduras. Human Rights Council. A/HRC/16/10, 4 January 2011, at para 35.

¹²⁷ Human Rights Council resolution 17/19.

¹²⁸ IACHR, hearings on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available at: <http://www.cidh.oas.org/prensa/publichearings/Advanced.aspx?Lang=ES>

¹²⁹ The TMM project started in April 2009 as a cooperation between Transgender Europe (TGEU) and the academic online magazine Liminalis – A Journal for Sex/Gender Emancipation and Resistance.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the editorial team of Liminalis, the TMM became a pilot project of Transgender Europe’s “Transrespect versus Transphobia Worldwide” research project in September 2009.

¹³⁰ http://www.transrespect-transphobia.org/en_US/tvt-project/tmm-results/all-tmm-reports-since-2008.htm

¹³¹ See the In-depth study on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¹³² Banerji, R. (2009) “Female Genocide in India and the 50 Million Missing Campaign” *Intersections: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Issue 22

¹³³ Mani, L. (2003) “Multiple meditations: feminist scholarship in the age of multinational reception”, *Feminist Theory Reader*, McCann, C., and Kim, S. (ed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365–77, p. 372.

78. 世界各洲的历史过程中均有各种不同背景的人犯下溺杀女婴的行径。¹³⁴ 今天, 这仍是一些国家关注的问题。这与针对女性胚胎, 重男轻女的堕胎现象密切相关。据悉溺杀女婴, 采取窒息、溺水、忽视和置于危险或其它手段等方式致使婴儿死亡。¹³⁵

79. 最近向十年来, 亚洲一些国家男性儿童比例偏高的趋势增长, 而且人们一致关切, 因重男轻女原因造成的性别不平衡问题。¹³⁶ 在偏重男孩的背景下, 一些最近掌握的技术, 可用于选择生育男孩, 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男女性别比率的不平衡和选择生育男孩已成为惯常选择, 均系婚姻体制、家庭构建和继承法方面, 对妇女的深刻歧视原因所致。¹³⁷

80. 针对印度国情, 国际上一直在关注印度自然性别比率的差距, 据估计 2003 年印度人口“丢失”了一亿女性。¹³⁸ 据估计, 印度每年发生一百万例选择性的打掉女性胚胎。¹³⁹ 关于溺杀女婴, 虽无官方统计数字, 但在喀拉拉邦, 据估计每年约有 25,000 名新生女婴遭溺杀。¹⁴⁰ 在印度, 青春期之前, 5 岁以下的女童死亡率, 比同龄男孩高出 21%。家长的暴力以及营养和蓄意忽略的医治, 被称之为造成女孩死亡的主要原因。¹⁴¹

81. 中国境内溺杀女婴问题可追溯致公元 2000 年前。女孩是溺婴的主要受害者, 特别是遭遇贫困和饥荒时期。¹⁴² 研究表明, 中国从 1900 至 2000 年整个在二十世纪期间, 丧失了 3,559 万女孩, 占中国人口 4.65%。从中国提供的最近数据分析表明, 乡村地区的性别比率偏向性虽更严重, 然而, 与 2000 年相比, 2005 年各

¹³⁴ Williamson, L. (1978)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In Marvin Kohl (ed.), *Infanticide and the value of life*, pp. 61-75.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¹³⁵ Hom, S. (1992) “*Female infanticide in China: the spectrum of human rights and reflections towards another vision*”. In Harmes, R. and D. Russell (eds.) (2001) “*Femicide in Global Perspective*”,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¹³⁶ Preventing gender-biased sex selection. An interagency statement by OHCHR, UNFPA, UNICEF, UN-Women and WHO. 2011.

¹³⁷ Ibid.

¹³⁸ Sen, A. (2003) “*Missing Women Revisited*”,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27:1297-8. UK

¹³⁹ Allahbadia, G. (2002) “*The 50 million missing women*” *Journal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and Genetics*, vol. 19, no. 9: 411-16.

¹⁴⁰ Aravamudan, G. (2007) “*Disappearing Daughters: The Tragedy of Female Foeticide*”,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pp. 157-59.

¹⁴¹ Moccia, P., Anthony, D., and A. Orlandi (eds) (2007)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South Asia Edition. Women and Children. The Double Dividend for Gender Equality. UNICEF.

¹⁴² Croll, E. (1980)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pp. 24.

大城市女性比率出现了递增。¹⁴³ 这些调查结果表明，虽然重男轻女观念仍有强大的影响力，然而，生活在城镇的人们也越来越注意就此问题采取行动。

四. 国际和国内发展动态

A. 国际人权法及法理

82. 许多人权文书和人权机构均确认侵害妇女的暴力是一种侵犯妇女权利和基本自由的行为。杀戮妇女，除其它之外，构成了侵犯生命权、平等权、尊严与不歧视权，以及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惩罚的权利。依据防止和保护其管辖下的每个人权免遭侵犯、惩罚罪犯，并且为权利遭侵害者提供赔偿的职责，国家负有确保这些权利的义务。国家若不履行保障妇女享有免遭暴力的权利，放任持续不断的暴力，会最终致使妇女丧生。

83. 基于性别的暴力一直被公认为最极端的暴力行为且最普遍的歧视形式之一，严重损害和抵消了对妇女权利的实施。¹⁴⁴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禁止一切形式的暴力，包括杀戮妇女等各种按国际法规定被禁止的行径。¹⁴⁵

84. 条约机构和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也谴责一些具体的暴力行为，包括杀戮妇女、与维护声誉相关的杀戮，蓄意杀戮、失踪和与反巫术相关的杀戮妇女行

¹⁴³ Ibid.

¹⁴⁴ See, for example, Human Rights Council resolution 14/12 of 18 June 2010 on accelerating efforts to eliminate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ensuring due diligence in prevention;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48/104 of 20 December 1993; United Nations, *Beijing Declaration and Platform for Action*,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September 15, 1995, A/CONF.177/20/Rev.1 (1995) and A/CONF.177/20/Add.1 (1995); CEDAW Committee, *General Recommendation 19: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1th Session 1992), U.N. Doc. A/47/38 at 1 (1993).

¹⁴⁵ See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48/104 of 20 December 1993, article 1.

为。¹⁴⁶ 各条约机构还表示关切对妇女诉诸司法制造障碍；对这类所涉案件有罪不罚的氛围；还有政府蓄意不调查或不提供补救的做法。¹⁴⁷

85. 国际人权框架的一个重大的组成部分是规定各国负有责任防止、调查、惩处一切暴力行为并对之进行赔偿。《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阐明，一旦出现基于性别的暴力，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所犯，国家须恪尽职守，履行义务。¹⁴⁸ 人权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无数涉及加强努力，消除一切形式侵害妇女暴力的决议也敦促各国恪尽职守，防止、调查、追究和惩处侵害妇女和女孩的施暴者，并为受害者提供赔偿。¹⁴⁹

86. 国际人权法也载有妇女和女孩的被告知权和诉诸司法机制及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¹⁵⁰ 正如特别报告员所述：“提供充分赔偿的义务涉及确保妇女诉诸刑事和民事补救办法的权利并且为暴力幸存者创建有效的保护、支持和康复服务”。¹⁵¹ 大会还一再“敦请各成员国通过更系统、全面、多部门和可持续方

¹⁴⁶ Th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placed by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and the Commission on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 have also regularly adopted resolutions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ee, for example,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s 63/155, 61/143, 59/166, 58/147 and 56/128. See Felice Gaer, “Approaches of the human rights treaty bodies to gender-based killings of women”, Presentation at Expert Group Meeting, New York, 12 October, 2011.

¹⁴⁷ See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In-depth study on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U.N. Doc. A/61/122/Add.1 (2006); *Access to Justice for Women’s Victims of Violence in the Americas*, Inter-Am. Com. H.R., supra note 4; *Hemispheric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xperts of the Mechanism to Follow-up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Belem do Pará* (hereinafter “Hemispheric Report”),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f Women, OEA/Ser.L/II.7.10 MESECVI-II/doc.16/08 rev.1 (2008); and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Rashida Manjoo supra.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8 on the Core Obligations of States Parties Under Article 2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2010) at 34.

¹⁴⁸ See Article 4(c) of the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48/104 of 20 December 1993.

¹⁴⁹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s 61/143 of 19 December 2006; 62/133 of 18 December 2007 and 63/155 of 18 December 2008 on the intensification of efforts to eliminate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¹⁵⁰ See Article 4 of the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Article 7 of Convention Belem do Para, supra note 1. Also relevant are the rights to judicial protection and effective remedies established in general human rights instruments. See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rts. 8 and 15); the American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Man (art. XVIII);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rt. 8),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rt. 2, para. 3),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rt. 6),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rt. 14).

¹⁵¹ Human Rights Council,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Rashida Manjoo, U.N. Doc. A/HRC/14/22, (2010) at p.1.

式，采取以此为目标的行动，通过强有力的机制和国家行动计划给予资助，提供充分支持并促进和确保尊重与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¹⁵²

87. 一些相关的决议也规定，各国必须谴责侵害妇女的暴力，并且不借用习俗、传统或宗教回避各承担的义务，在国内立法确立各项消除这类暴力的刑事、民事、劳务和行政制裁措施，惩治和纠正不法行为对受害者造成的损害；提供诉诸司法的机制，并按国家立法规定，给予公正和有效的补救；确保不会因法律未敏锐地注重性别问题的考虑、执行做法或其它干预措施，造成对妇女的二次伤害。¹⁵³

88. 大会其它一些决议也敦请各国审查或废除所有歧视妇女或对妇女具有歧视性影响的法律和条例，确保多种法律制度符合国际人权义务，并以最佳方式终止有罪不罚现象和容忍侵害妇女暴力的风气，包括评估和评判有关禁止侵害妇女暴力的立法、规则和程序，并加强《刑法》和程序遏制一切形式侵害妇女暴力的影响力，将一些旨在防止侵害妇女暴力的措施列入法律。¹⁵⁴

89. 2000年，人权事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男女权利平等的第28号一般性意见，阐明为维护声誉的犯罪行为仍不受惩罚，构成了严重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现象。此外，法律就犯通奸或其它罪行妇女所判的刑事处罚远比对男性严厉，也是违背平等待遇规定的做法。¹⁵⁵ 2004年，大会通过了一项消除以维护声誉名义侵害妇女和女孩犯罪行为的决议。决议强调法律必须将这类罪行列为刑事罪。决议着重指出，这种罪行不符合所有的宗教和文化价值观，并呼吁各国继续加紧努力，采取立法、行政和务实措施的方式，防止和消除以维护声誉名义侵害妇女和女孩的罪行。¹⁵⁶

90.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认为各缔约国应为未克尽职守消除侵害妇女暴力负责。¹⁵⁷ 例如，针对两起遭家暴妇女案：Goekce(去世)诉奥地利案和 Yildirim(去

¹⁵²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1/143 of 19 December 2006 and Resolution 63/155 of 18 December 2008 on the intensification of efforts to eliminate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¹⁵³ 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48/104.

¹⁵⁴ See Resolution 61/143 of 19 December 2006 and Resolution 63/155 of 18 December 2008 on the intensification of efforts to eliminate all form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upra*.

¹⁵⁵ CCPR/C/21/Rev.1/Add.10.

¹⁵⁶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59/165 of 20 December 2004.

¹⁵⁷ The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llows the Committee to review individual petitions against State parties that have ratified the CEDAW Convention. See Article 7, para. 3.

世)诉奥地利案,¹⁵⁸ 委员会判明, 该缔约国因未克尽职守保护生命权和人身和精神健全权, 犯有歧视妇女的行为。委员会还阐述了在基于性别的谋杀案方面, 存在着对妇女的结构性歧视现象。委员会依据《任择议定书》第 8 条规定就 Ciudad Juárez 境内及周边发生的拐骗、强奸和杀戮妇女案展开调查时, 建议墨西哥加强所有各州和市镇厅主管机构的认识, 必须视侵害妇女暴力为侵犯基本自由权的行为。¹⁵⁹

91. 此外,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把迫害被控施行巫术妇女的行径, 定性为一种侵害妇女暴力的极端形式。¹⁶⁰ 委员会表示关切, 顽固奉信巫术的现象, 和妇女被关入妖巫集中营遭暴力迫害的做法。¹⁶¹

92.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敦请加拿大审查为何不调查失踪或遇害土著妇女案的缘由; 采取必要步骤弥补制度方面的不足; 彻查近几十年土著妇女的失踪或遇害案, 对这些案件进行剖析, 以确定这些失踪案是否存在着种族主义化的形态, 并且只要出现这些问题, 即采取措施予以解决。¹⁶²

93. 禁止酷刑委员会阐明, 酷刑定义, 包括不得基于任何原因, 包括性别、性取向和变性身份等原因歧视的原则。¹⁶³ 因此, 各国义务保护具体面临酷刑风险的某些少数或遭排斥的个人或人口部分, 并确保这些保护全面追查和惩处一切暴力和虐待行为, 确保执行其它积极的防范和保护措施。¹⁶⁴ 人权理事会第 17/19 号决议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编撰一份报告, 罗列各歧视性法律和惯例以及个人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实施暴力侵害的行为。

B. 某些国家实践

94. 各国力求克尽职守履行其义务, 颁布具体立法、开展提高认识运动, 和提供对专业人员群体, 包括警察、检察官和司法机构成员的培训, 履行其防止侵害

¹⁵⁸ CEDAW Committee, *Sahide Goekce (deceased) v. Austria*, communication No. 5/2005, views adopted 6 August 2000; *Fatma Yildirim (deceased) v. Austria*, communication No. 6/2005, views adopted 6 August 2007.

¹⁵⁹ Report on Mexico produced by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under article 8 of the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and reply from the Government of Mexico, CEDAW/C/2005/OP.8/MEXICO, para. 286.

¹⁶⁰ With regard to India, in 2007, the Committee noted its concern about the practice of witch-hunting. See CEDAW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to the country, U.N. Doc. CEDAW/C/IND/CO/3.

¹⁶¹ In examining the report on Ghana, the Committee received information alleging that some 2,000 witches and their dependants were confined in five different camps.

¹⁶²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anada, U.N. Doc. CEDAW/C/CAN/CO/7, (2008) at para. 32.

¹⁶³ See,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hereafter CAT), General Comment No. 2, at para. 20.

¹⁶⁴ *Ibid.*, at para. 21.

妇女暴力的义务。¹⁶⁵ 许多国家出台了针对侵害妇女暴力的国家行动计划，力求在政府各机构之间及其内协调活动，并采取防止暴力的多部门方针。

95. 阿富汗《关于侵害妇女暴力法》将侵害妇女暴力列为一系列广泛的罪行。尽管如此，对于基于性别的杀戮及其它侵害妇女的严重罪行仍依据《刑法》，却不按新颁布的法律进行追究。¹⁶⁶ 这就造成了罪犯获得开释，将指控化减为不太严重的罪责、从轻判罪，而女性受害者本人则被状告犯有“道德罪”。¹⁶⁷ 同时，《刑法》第 398 条规定，凶手若与当场抓住的一位通奸者是紧密亲属，而且，事前并未预谋杀人，则可减轻案犯的谋杀罪责。¹⁶⁸

96. 黎巴嫩在处置为维护声誉的犯罪行为，在立法方面已经取得进展。2011 年 8 月，黎巴嫩废除了《刑法》第 562 条。第 562 条规定对于那些声称他们杀戮或致伤妻子、女儿或其他亲属是为了维护家庭声誉的人，可从轻判刑。¹⁶⁹ 黎巴嫩法庭几乎一概拒绝接受，以所谓维护声誉的概念为据，为杀戮妇女罪辩护，而且法官则极少援用第 562 条。¹⁷⁰ 然而，黎巴嫩的妇女组织则辩称，颁布全面保护妇女免遭家暴的法律，是首先着眼于防范杀戮妇女的有效战略。¹⁷¹

97. 2010 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建立了失踪妇女调查委员会进行真相调查，以及警方对温哥华市失踪和被杀戮妇女(Pickton)案的调查。¹⁷² 这项举措并不解决该国其它地区的现象。¹⁷³

¹⁶⁵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Yakin Ertürk, *The due diligence standard as a tool for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hereinafter *The Due Diligence Report*), E/CN.4/2006/61, 2006, para. 38.

¹⁶⁶ United Nations Assistance Mission to Afghanistan (UNAMA) and the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in Afghanistan, *"A Long Way to Go: Implementation of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Law in Afghanistan"*, November 2011.

¹⁶⁷ Ibid.

¹⁶⁸ Supra note 83.

¹⁶⁹ See Human Rights Watch, "Lebanon: Law Reform Targets 'Honor' Crimes", August 2011.

¹⁷⁰ Baydoun, A. (2011) *"Killing of women in the name of honour: An evolving phenomenon in Leban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gender-motivated killings of women. Convened by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Ms. Rashida Manjoo, New York, 12 October 2011.

¹⁷¹ Ibid.

¹⁷² Sharon McIvor and Shelagh Day, "Gender-Motivated Killings of Aboriginal Women and Girls Canada", Prepared for UN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Gender-motivated killings of women, 12 October 2011.

¹⁷³ Ibid.

98. 印度在 1961 年颁布了《禁止嫁妆法》而且印度《刑法》将因嫁妆致死列为罪行。¹⁷⁴ 为此，条款的一项规定列明与嫁妆相关的暴力，并确定(现行婚姻家庭的)家暴为最高可判处三年监禁的罪行。¹⁷⁵ 这项修订还针对家庭内发生的杀戮妇女案取证困难作了必要的回应。针对一般证据规则所作的修订，举证责任转由被告承担，以期检控方能获得对之的定罪。同样，对涉及怂恿(煽动、预谋或蓄意协从)自杀的证据规则所作的修订，是为了更公正地处置妇女因嫁妆骚扰而自杀的案情。¹⁷⁶ 尽管推行了这些改革，但与嫁妆相关的杀戮仍在继续。¹⁷⁷

99. 虽然有些国家颁布了规定对惩处巫婆的立法，但仍未确立如何惩罚对巫婆的迫害或杀戮行为。有些国家法律认为巫术是犯罪情节，因此可减轻对受害者的惩罚。¹⁷⁸ 例如，巴布亚新几内亚规定侵害施行巫术的人，可按一般刑事立法追究罪责。虽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巫术法》规定要追究那些造成巫婆死亡者的责任，但此法几乎从未执行过，因为证人出于害怕或同谋，往往不配合作证。¹⁷⁹ 据报告，2000 年至 2005 年期间，警方记录了 Simbu 67 起涉嫌施行巫术(包括 92 人死亡或受伤)的案件，只有六份宣誓口供指证了杀戮被怀疑为巫婆者的凶手，只有两人最终获刑。¹⁸⁰

100. 2008 年，危地马拉通过《禁止杀戮女性及其它形式侵害妇女暴力的法律》。该法确立了一个综合性的框架，列入了一个广义性的定义，界定杀戮女性系指，某人在男女之间权力不平等的关系中，正因为对方是女性，将她致死的行为。

101. 2007 年，墨西哥在联邦一级通过了《妇女享有无暴力生活通法》。虽然该法并未确定杀戮女性为罪行。但该法将“侵害女性的暴力”列为一种类型的暴力。迄今为止，只有首都联邦当局和三个县/州政府颁布了执行上述新立法的执行条例。

¹⁷⁴ See Section 304-B, Indian Penal Code. A minimum of seven years and a maximum of life imprisonment was the prescribed punishment.

¹⁷⁵ See S.498-A of the Indian Penal Code.

¹⁷⁶ See Section 306 of the Indian Penal Code.

¹⁷⁷ The National Crime Record Bureau of India (NCRB) reports for 2008, there were 1,948 convictions as against 3,876 acquittals. In 2009, 8,383 dowry violence cases have been reported. See *Crime in India*, National Crime Record Bureau (NCRB),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cited in Flavia Agnes, *supra*, p. 7.

¹⁷⁸ *Supra* note 45 at p.51.

¹⁷⁹ Jill Schnoebelen, “Witchcraft allegations, refugee protection and human right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New Issues in Refugee Research, Research Paper No. 169, Policy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Service, 2009.

¹⁸⁰ Oxfam, *Sorcery Beliefs and Practices in Gumine: A Source of Conflict and Insecurity*, 15 Oct 2010.

102. 2010年，萨尔瓦多颁布了《国内妇女无暴力生活法》，界定并划定了两种杀戮女性罪的类别：罪犯出于仇恨或基于蔑视女性犯下的凶杀女性罪；和罪犯身为公务员、“政府官员或警察或军队成员；案情涉及二人或更多人；系当着受害者家庭任何一位在场亲属的面实施的凶杀；受害者系为未成年人或残疾人；或罪犯滥用了在家庭中所拥有的任何权威地位，工作或教育环境，即为杀戮女性罪加重罪责的情节。

五. 结论和建议

103. 虽然各国主动推出了各类预防方案，但各国之间的工作，存在着巨大差距。各种挑战包括：缺乏全局性的社会变革举措；诉诸司法的途径不足；对于涉及杀戮妇女的行问题，缺乏和/或尚未充分开展基于权利的宣传；和对公共和私营领域结构性的不平等和各权力层面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置若罔闻，始终是性和性别歧视的根源。各国为调查和制裁暴力行为，特别是各国为拟订、执行和评估立法、政策和国家行动计划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必须强调一项防范基于性别杀戮行为的整体方针。

104. 女权主义者还辨明了她们认为的另一些挑战问题：难以使社会现实转化为基于权利的诉求；国际法体制内对权利的狭隘解释；和在实施司法方面，普遍存在着歧视性的文化陈规俗念。妇女提出基于权利的诉求，仍是赋予妇女权能和惩处侵犯人权行为的一项重要战略和政治举措。

105. 信息系统的薄弱和数据质量差极大地阻碍了对杀戮女性行为的调查、制订切实有意义的战略和宣传得到完善的政策。为拟定杀戮女性的概念援用的不同框架、定义和类别划分方式，往往加大了从各不同渠道收集数据的复杂性，并可导致所汇编成的文献记录无法与各个社区或区域情况相对比。¹⁸¹ 对此问题进行的初步研究采用了从谋杀案数据库提取的资料。官方或国家资料来源收集的材料经常前后不协调，或无法相互印证。各不同设施收集的数据之间往往相去甚远，包括用以保存有关犯罪案情、受害者与罪犯之间关系，及先前是否存在暴力现象等文档的分类亦不一致。要形成有效的证据基本库，就必须提高数据质量和可比较性。¹⁸²

106. 运用一些不确切的类别进行谋杀案分类，诸如“其它”类，会造成对杀戮女性案——特别是对那些不以家庭为背景发生的案情，形成类别鉴定上的谬误、

¹⁸¹ *Supra* note 19.

¹⁸² *Ibid.*, p. 4.

隐匿和举报不足现象。另一个常见的做法是，运用依陈规旧俗和潜在偏向性划定的类别，包括“激情犯罪”或“情妇”案。¹⁸³

107. 2009年2月，统计委员会应大会的要求，¹⁸⁴颁布了一套可用于归档记录侵害妇女暴力现行状况的指标。这些拟议的指标包括：程度、频率、与施暴者的关系、受害者年龄，和杀戮案情的记录。根据迄今为止所收集的数据，无一国家拥有估算和创建拟议指标所需的一切资料。

108. 虽然传媒有关杀戮妇女的报导一般是习惯俗套性的犯罪案，并带有偏见性，但却提供了案情前后的信息，包括尤其是受害者与凶手之间的关系，以及任何暴力史。这就有助于妇女组织从那些妇女遭谋杀的案情中鉴别出杀戮女性案。

109. 风险缺乏充分的评估、警察和司法机构对民事补救办法和刑事制裁的执行不力，以及诸如庇护所等各类服务的提供匮乏或不足，也加剧了妇女遭虐待和杀戮的风险，因为妇女往往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与施虐者共同生活。¹⁸⁵

110. 针对涉嫌对巫术相关的谋杀，辨明了若干妨碍或阻碍警察采取充分应对措施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人员、车辆和燃油短缺以及就巫术所涉的种种禁忌及巫术本身即有碍采取干预措施。在诸多情况下，各族群不与警察配合，不肯提供情况，因为担心遭民众怒斥，而且一旦他们帮助受害者，就会被视为巫魂附身。¹⁸⁶

111. 国际人道主义法阐述了武装冲突期间侵害妇女基于性别的暴力和法外杀戮行为。国际人道主义法还禁止，侵害妇女的个人尊严，特别是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调查和追查对妇女的杀戮遭遇到的一些重大障碍已经查明。这些障碍包括警察不出手干预、不落实保护妇女人身安全的措施、一再袭击执法人员和女权倡导者，以及无法进入反叛和其他非法武装人集团控制地区所设的拘禁点。由于不尊重法律、腐败和司法无力已成为常列，体制上的软弱造成了与妇女性别相关的杀戮行为逍遥法外的状况。

112. 尽管区域人权制度形成了逐步演进的法理，但往往却无机制来协调落实国家层面的判决，有些主管机构称没有特定的执行法妨碍了执法。据辩称，为促进履行这些裁决，就必须创立一个调查杀戮女性案的国际标准，以落实确保遵循不

¹⁸³ Carcedo, A. “Femicide in Central America 2000–2006”. Presentation of a study co-authored by Lemus, G., Kennedy, M., Herrera, M., D’Angelo, A., Hidalgo, Ana., Ungo, U., and S. Pola – in Conference Report supra note 20.

¹⁸⁴ See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1/143.

¹⁸⁵ Lidia Casas and Macarena Vargas, *The response of the State to Domestic Violence*, Chile, 2011.

¹⁸⁶ Supra Note 46 pp. 9-10.

再发案的保障。针对司法机构、检控方、和警察机构制订的一项行动程序，可概要阐明防范和调查杀戮女性事件的指导准则。¹⁸⁷

113. 正如任务所述，制定国家应对举措的指标“多少没有衡量暴力那么复杂，因为国际法已就责任列出了明确规定：防止、保护、追究和提供赔偿”。¹⁸⁸ 虽然基本上已确立了处置侵害妇女暴力的充分管制框架，然而，一些薄弱之处包括：缺乏执行、技术、财力和人力方面的充分资源，有时甚至缺乏有效和切实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

114. 2007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得出结论要结束侵害妇女的暴力，就必须使之成为公共议程的关注重点：首先，暴力是一项侵犯人权的行为；其次，正因为暴力是妨碍发展的拦路虎，所以，暴力是阻碍推行民主和善政的终极要害问题。¹⁸⁹ 有鉴于此，消除侵害妇女的暴力依仗下述三项主干措施：法律保护、政府政策和树立毫无歧视的尊重风气。¹⁹⁰

115. 消除对所有妇女的一切形式歧视的整体方针须从政治、执行、司法和行政层面处置蓄意歧视、镇压和排斥妇女的现象。¹⁹¹

116. 关于与性别相关的杀戮，国际和区域人权制度列入了下列一些各国克尽职守履行义务的标准：

(a) 有效调查罪行及追究和制裁国家和民间行为方所犯的暴力行为，尤其当这些行为显示出了蓄意侵害妇女的暴力形态；

(b) 在法律和实际上保障可诉诸充分有效的司法补救办法；

(c) 在整个司法程序必须列入秉持尊重和尊严的态度，诉诸司法处置女性受害者及其家属；

(d) 确保为暴力受害者及其亲属提供全面赔偿，包括旨在清除体制和社会方面因素的措施；

¹⁸⁷ Project: Protocol of Madrid. “*Creation of a Protocol for the Effective Investigation and Documentation of Extrem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for Gender-Based Reasons: Femicide*”. Derechos Humanos: Federación de Asociaciones de Defensa y Protección, and University Carlos III, Madrid.

¹⁸⁸ A/HRC/7/6, at para 69.

¹⁸⁹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CLAC), (2007), “*¡Ni una más! El derecho a vivir una vida libre de violencia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LC/L.2808), Santiago de Chile.

¹⁹⁰ ECLAC (2009) “*¡Ni una más! Del dicho al hecho: Cuánto falta por recorrer? Únete para poner fin a la violencia contra las mujeres*”. Chile.

¹⁹¹ A/HRC/17/26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Multiple and intersecting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011).

(e) 辨明由于遭受基于一个或多个因素的歧视，面临某些具体暴力行为风险的妇女群体，包括隶属族裔、种族和小数民族的妇女。各国在出台防范一切形式暴力的措施时必须考虑到上述这类因素；

(f) 纠正男女双方的社会和文化形态，铲除基于不论男女哪一方高低优劣的等级观念和基于看待男女职能陈规俗念的偏见、习俗惯例及其它习惯。
